

十八

陳涉

十九

外戚

二十

楚元王

二十一

荆燕

二十二

齊悼惠王

二十三

蕭相國

二十四

曹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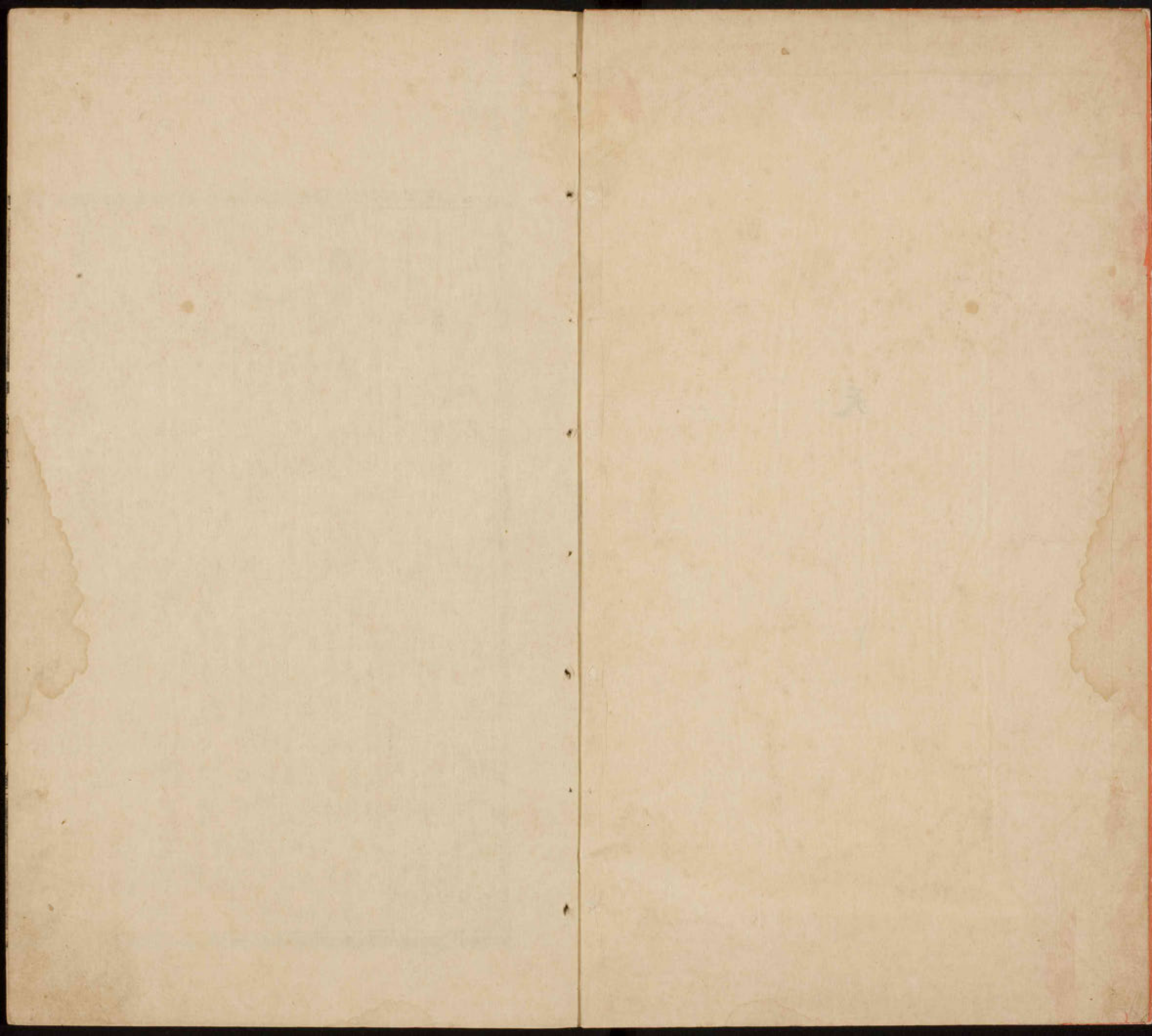
二十五

留侯張良

史記

卷四十八之五十五
世家十八之二十五

共三十四



正義曰陳勝為世家者以
唱起兵滅秦雖不終
享承世家之道也

陳涉世家第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
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
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
業茂如繼之齊魯魯何等級可降為列傳也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陽城屬潁川地理志
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

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
幸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正義曰即河南
陽城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

地志云陳州太康
縣本漢陽夏縣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

傭役也謂役力
而受雇直也輟耕之壠上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
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
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
鴈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

恨本字然

可

成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蕭縣○索隱曰問左謂居問里之左也

時復除者居問左今力役凡在問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君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成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華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

科適成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

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

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

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成卒而死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

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而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

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

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

陳涉世家

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項燕為楚將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

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

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

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行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黃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蘇廣曰此教我威眾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

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曰此教我先

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罾魯文穎曰

音魯文穎曰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

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隱曰

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平春尉為將領以人之

蘇
稱第世合新
眼
應
顯

勝廣祖右於大楚為非受刑
也唯視人心之從違矣事
詳于后本紀

服度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切令人行也孔文
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
子云建國必擇木之備茂者以為叢位
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
也篝者籠也音構○索隱曰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漢書作篝火郭璞云篝籠也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自陳勝吳廣素愛
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
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
也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
笞廣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
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
故得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
假也第次
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
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
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而
云籍音子夜反應劭讀如字各以意言蘇說為近也而

陳涉世家

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
隱
日太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
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
攻蘄蘄下索隱曰蘄音機又音初縣名屬沛郡
下者降也謂以兵臨蘄而即降也乃令符
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索隱曰常昭云符離屬沛郡
李奇云徇畧也音辭峻反
攻蘄徐廣曰苦拓屬
陳餘皆在沛也皆下之
行收兵比至陳
索隱曰地理志
陳縣屬淮陽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
曰今陳州城也本楚
襄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
守縣令皆不在非
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獨
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縣字也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譙縣
故曰譙門中非上譙縣之門也譙縣

守前已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
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
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
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
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
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
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
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慶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
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

陳涉

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
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名賜黃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李房子國是所封也
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舉動之占也司馬李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
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正義曰即京東戲亭
也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
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在陝
日若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

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宛名自南出二三月章邯追敗

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

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

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

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

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

封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趙音促謂催趙王將相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

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陳涉

陳涉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

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還故上

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

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

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

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

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

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徐廣曰今狄人

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

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

咎欲立六國後

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

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

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

以尚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
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
城古甯時谷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谷
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
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
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誅誅之事恐
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猷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
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
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
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

陳涉

說將兵居郊

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凡人名皆音悅郊音談小顏云郊東海之縣

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郊別是地名或恐

郊當作郊郊是郊郭之地或見下有東海郊縣故也

○正義曰屬海州疑郊當作郊音紀洽反郊即春秋時

城河南府縣與郊城縣相近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

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將兵

居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

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

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銍

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

秋閏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

也守慶於郊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

陳涉

鄒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
 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
 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月夏之九月漢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顏遊秦云按
史記表二世十月誅萬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
死是也宗稟前楚記云臘節在 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
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臘月也
 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
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
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 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
讀如字其說為得之
正義曰音唐今 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
宋州碭山縣是
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荊柱國
莊伯令謂者駕令涓人取冠○索隱曰涓音公玄反服
慶云給通 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
如今謂者

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
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 初陳
 王至陳令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
 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
 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
 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
嘉為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 正義曰房預二音 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
也 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
 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
 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
 下田儂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

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

內故謂之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鄱盜者也

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王懷王孫心為楚

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

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

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

住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

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裸願涉之為王

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

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

備之故稱夥願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

陳涉

談談深也云楚人謂多為裸故天下傳之裸涉為王由

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

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

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

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

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

等以素所不善者即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

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

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

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

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

隱曰徐廣裴駟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木

史公今據此是稽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主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常昭曰殽謂二殽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陳涉

刊

秦孝公以下即說不讀之

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陳軫邵滑邵正義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仲並音仲謂秦地形高故並仲向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

櫓索隱曰說文云櫓大楫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

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

黃云短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

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

敢貫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

之咸陽銷鋒鋌徐廣曰一作銷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

文仲日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陳涉

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也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

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土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

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什伯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如溥云時皆僻處在阡陌

音豹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

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

之君也。鉏耨棘矜，泝銘於句戟，長鍛也。索隱曰：鉏耨，謂
耨而不穀是也。棘，適戎之衆，泝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
我也。矜，戟柄音勤。遠慮行軍，用兵之道，泝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
時也。蓋謂孟嘗信陵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
蘇秦陳軫之比也。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
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
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
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索隱曰：施音式，政反，言秦虎狼之
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陳涉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倚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鐐頤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義曰冠休謂嫡子冠先祖若之守文謂守先祖法制也

母義曰內德謂皇后之外戚謂皇后親戚也

世本云帝倍次地城氏之廿曰簡休生契

陳涉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先帝之正体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

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盛亦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

助教夏之興也以塗山

索隱曰帝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化也夏之興也以塗山娶在今九江應劭云九江當塗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索隱曰國有禹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曰國

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

韋韋韋之興也以有施

昭云有施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 殷之興也以有妲

己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周

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郃

五十四十九

平義曰言臣子有親愛之情
君父雖尊猶不能除奪况
乎卑下而能制上手

外戚世家

姓姬名履大人跡生后擾大任文王之母故而幽王之
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文也而幽王之
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
褒之子褒人育而以女於幽王也然此文自夏故易基
之與至褒姒皆是以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故易基
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
紀裂縞來逆
女傳曰外逆女書此何以書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
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
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
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
人為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
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
愛使後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書及以下
字或不元

愛施
正義曰下式支友紀謂劇展
之言極曠多之

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
姓謂衆孫也即趙飛燕等是也
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
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
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哉索隱曰惡音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汎羽反呂后姁字長姁也○
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
名推字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
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
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
踈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君
露宿恙啞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
平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言
曰皇

隱

南諡云 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

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

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

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

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

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柘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

近在長安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

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

索隱曰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媪衛媪之屬是也生薄姬而

外戚世家

通鑑于文帝後七年夏六月
丁未太子景帝即位
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
后曰皇太后明注帝祖母曰
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

薄父死山陰因葬焉

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兆域

襟音莊洽反○正義曰柘地志云襟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稷山及諸侯畔

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

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

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

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

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

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

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

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

征記云武牛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泥水縣古東魏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

輸或下繫

也鼻縣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
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
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
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
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
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
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
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
云軹縣在河內沁地遠非其封案薄太后母亦前死葬
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

外戚世家

會本下合
以本下由

文帝后

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
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
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
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
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
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灃水東原上
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
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
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
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猶芳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
州棗強縣東比二十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

母文者元

姬

通鑑十三文帝九年三月立太子
子母竇氏為皇后胡注春
初法母以子貴

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
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官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官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
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
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
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
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
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
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擊虞注決錄云竇
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
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
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

外戚世家

後下及
而李元

漢書列女竇皇后長君
廣國傳

史

竇少君墓在冀州武
邑縣東南三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
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
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
建字長君弟
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
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
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
為君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
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
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
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

漢書列女竇皇后長君
廣國傳

史

人本有

樹

札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膏或白蒙清之用湯沐用潘

明注縣讀曰應各為丁信翻

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也
蓋竇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
曰巧音蓋巧者乞也休米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
之而泣泣涕交橫下待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也
索隱曰公亦祖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
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
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
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
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

外戚世家

師說曰自喜自矜貴之但長公
主曰何不自喜而倍本乎亦矜
貴之意歟

黃帝道古十卷老子道德經
東宮通鑑十七天宮寶大石好
黃先言不悅儒術起諸請母
至更東宮謂注長樂宮在
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
之東朝

通鑑王槐里王仲胡注
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丘之
高祖二年更名

蚡胡注扶粉翻
長胡注長知兩翻下同

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
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
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
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
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
賜長公主嫖明長公主謂之長公主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姪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
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
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

封卷

後

景帝奇作倚倚倚倚反倚
依之聞上望兩當貴乃依時
之故奪金氏之女通靈金氏
不肯與別而告曰決絕之
通靈徹方在自別注角與
同書曰漢史多以振為任身字

通靈長公主懷明注長知兩翻
懷文帝景帝之師而古四年
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
稱公主帝之師妹長公主懷
堂正侯陳年生是為武帝陳
皇后懷正也

通靈辨誤景帝前四年王夫人
知帝懷栗姬史暢秋各懷若
輩切恨之當作懷余按漢書
音表懷字並翻口有所何曰懷
景帝心術栗姬史用此字
通靈長公主名所愛之謂注王
夫人之懷武帝之夢曰其懷
所謂符也

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
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
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
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
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也先是臧兒又
入其少女兒姁音索隱曰姁音沉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黃川王越膠東王寄
清河王王常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
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
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
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

外戚世家

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音栗姬曰
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
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
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
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
恚心嗾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嗾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
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
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
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銜曰子以母貴母
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

王我曰程衍
恨之
當年下當

因本元
初謂男即武
帝徵之

通鑑曰是未解僅使人極大行明
注晉灼曰禮有大人小行人主德官
階曰大行是官名等九儀之制以賓
諸侯者曰大行今本名行人更
客屬官之後改曰大行今本名
表帝中六年改曰大行今本名
大初九年改大行今本名
行人為大行今本名
逆書之原史曰史記文帝最
漢書則頗有所錄蓋與情殊
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與若
為鴻臚行人為大行曰代書
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
於改軍月此表誤之趣讀曰
促

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
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
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景帝崩
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
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武安侯故城在洛州
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勝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
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勝為周陽侯名屬上郡○正義
曰地理志云周陽故城在絳
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
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
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
也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
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
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
慮慮音廬○正義曰林慮相州縣也蓋侯信好酒田

外戚世家

元六年

武帝后
如傳曰本陽信長公主為平侯
曹壽所尚改稱平陽公主
通鑑曰平陽公主胡注班書
平陽縣屬河東郡
被音廢今音拂

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
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
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
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
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
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徐黃曰平陽侯
主子夫為平陽主詭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
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
之襪呂后本紀亦云三月被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
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亦音拂謂被襪
之遊水自絮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
故云被除也

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

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上還坐驪其賜平陽王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志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名據索隱曰即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嫖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患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

外戚世家

胡注云於此居衣翻數所

通鑑于初堂是侯陳平而帝始臨陶公主主繫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胡注陳平高祖功臣陳平之孫臨陶屬魏郡

通鑑元光五年王孫蘇服等
 教陳皇后祠衣履賜婦人
 碩道事竟胡注厭一涉胡道
 公度曰得遂高婦人盡感胡
 道更相祝詛作不使人埋之
 於此漢法又有官禁敢行胡
 道者史張湯窮治之湯深
 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
 人楚服象首於市七日賜
 后毋收其室後罷逐長門
 宮實太子之類懼誓願謝
 上胡注實太子陳皇后母
 又得音洛

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

為皇后况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秦皇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

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

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

索隱曰地理志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

冠軍屬河陽

錢本下全

矣

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
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王夫人早卒而
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贗李
夫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其兄李延
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
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
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
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
號海西侯也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
姬生廣陵王胥燕
王旦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
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
主也

外戚世家

或本元更
有寵字

褚先生曰

正義曰疑此元成之
間褚少孫續之也

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

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

徐貴曰
名俗

正義曰按後
封修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

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

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

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

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回西頭門○正義曰
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

東南二十二里乘輿馳至長陵當少帝西入里里門閉

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

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

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問下問

下車泣曰嘆

索隱曰烏百反蓋悵之辭耳。正義曰嘆責失聲驚愕貌也。

○大姊何藏

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

著引籍

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

通到謁太后太后

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

曰謁太后太后曰女其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

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

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

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

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

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與

大外祖王氏女為諸侯王王后

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

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

外戚世家

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

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

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

索隱曰名不詳地理志陰安縣

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

二曰發干侯

索隱曰名

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

三曰宜

春侯

索隱曰各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

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

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

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

伉兄弟同
名誤之

侯李元

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
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
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
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

索隱曰常昭云婕承好助也一
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

文漢舊儀云皇后為

邢夫人號姪娥

索隱曰服虔云姪
音近妍徐廣音三

姪好下與禮比丞相

邢夫人號姪娥

音近妍徐廣音三

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

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姪娥

漢舊儀云姪娥秩
比將軍御史大夫

衆人謂之姪何姪何

秩比中二千石

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
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外戚世家

秩比二千石

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
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

諸侯王相在郡守上

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

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二萬斛亦是二千石也

崔浩云列
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
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兼引而

之解 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好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

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

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

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身也帝曰何以

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

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

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

室惡女之仇

此世家福先生有三

武帝后

平哀帝漢高後元年上疾漸愈
立昭帝太子八歲明日武帝崩
太子即皇帝位五歲者福先生
生誤矣

使者已下至其處其意無讀
不讀

漢武故事云既殯香閣
十餘里上疑非常人發棺
視之無尸衣履存焉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
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真好傳曰
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
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
間望氣者言此行奇女天

子函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
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

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黃圖云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
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
也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正義

曰括地志云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

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

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
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

外戚世家

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

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

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

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

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
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陽邑

三千戶漢武帝故事云既殯香閣十里上疑非常人發
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

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圓丘處也時暴風

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
雲陽陵漢鈞弋夫

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鈞弋趙婕妤
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卧病右手捲飲食

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
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鈞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
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富記云武
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

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閉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滯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照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見也蓋為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易叙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姁

建我炎曆

外戚世家

斯道克存
自茲已降
後嗣不繁

呂權大寶
立嬖以恩

竇善玄言
內無常主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高祖之同母

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

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

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

張字曰五太長嫂族之師古曰五臣皆大之

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亦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擦金

杓歷益旁使為聲。漢書作棘音勞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

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

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

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祖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擦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

追

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取其山名爲侯號者怨故也其年罷卒蓋頃王有子曰漢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薛郡東海彭城三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戌立王戌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於人必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戌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東吾諫不聽戌則殺尚東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戌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

楚元王世家

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漢之弟也其父名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蓋節三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大史公唯記王純爲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謀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備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緒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

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

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

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

位二年立遂弟辟彊

索隱曰音壁彊又音關疆

取趙之河間郡為河

間王

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

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

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

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具楚反趙王遂

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

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

內史王悍諫

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具與俱西

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

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具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

趙王劉遂

亦止不肯入漢邊藥布自破齊還乃弄兵引水灌趙城

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

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

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

索隱曰漢

書申公名培

趙任防與先生

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

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豈有篡殺之謀

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

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

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

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挑林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

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

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枯地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千燒其積聚以破其業

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

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

義曰枯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在

壽春縣是也

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
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
尉索隱曰共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漢六
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
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
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
群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
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
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高祖
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因立子
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
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臨淮

荆王劉賈

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
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
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也高帝三年澤為

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高居時齊

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
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

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毋
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田生如長安不見

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

正義曰張子卿漢書作澤卿音
釋高台紀周勃傳作釋子卿
字之

昭親備具師古曰親父之具侯
具之請張卿臨親備具

曰名澤駟案如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
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
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
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
非如他一切則權時也
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
也○索隱曰雅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代成帝業雅正意
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
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恐
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祖紀
陵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

燕王劉澤

謂呂氏以卑尊之意

裂

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
呂產為呂王太后賜長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
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
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舛望徐廣曰舛音決今卿
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
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
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
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
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
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諸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
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
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
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

崩御時
讀沒

太史公間疑遂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又音除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子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亦臣各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各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遠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

燕王劉澤

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備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

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

絕間周殷

賞功朕土 與楚為隣 營陵始爵
勳由擊陳 田生遊說 受賜千斤
權激諸呂 事發榮身 徙封傳嗣
亡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

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其於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

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

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

史勳計獻城陽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

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

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

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

正義曰諸齊民言起于楚魏燕趙異者隨地割屬齊也

平 祇讀不讀以下同

崩 祇讀不讀以下同

兄子酈侯

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字皆音孚酈縣名在馮翊酈縣在高陽○正義曰按音呈益

反若地志云故酈城在酈州新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

子割齊之濟南郡正義曰若地志云濟南故城在為呂

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

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

高后割齊琅邪郡正義曰今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

呂為三王徐廣曰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

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齊悼惠

軍

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

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

索隱曰顧猶念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

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詐其

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

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

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

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

曰舅謂舅父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

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魯侯也

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

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

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

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

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

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

齊悼惠王劉肥

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

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

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

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

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

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

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

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

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

西平下地

五

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

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

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

滅梁燕趙

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

以王

諸呂分齊國為四

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濞濟南郡

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忠臣進諫

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

皇帝春秋富

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豐竭故謂之富也

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

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

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

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

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

齊悼惠王劉肥

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

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

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

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主而

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矣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

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

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

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

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

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

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

齊悼惠王劉記

書林水先人
以故掃門乃
魏勃故事之

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濟北王所都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卯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

齊或曰罷音
據補賈反
得同

凡七王

索隱曰謂將間為齊王未為濟北王印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

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

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

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

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

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印也印五剛反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

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

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

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

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

齊悼惠王劉肥

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

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

何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

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

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

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

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

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

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龍反謂欲世

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

王宮

故謂之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
其姊翁主姦齊有官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
也帝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姊劉氏張晏曰王太后
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
侯官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
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
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
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
日及乃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
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
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

齊悼惠王劉肥

事本

要義曰得音尋浸尋音侵
尋一音淫浸尋猶如漸潤
深之
要義千金子貴之

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
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
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
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
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
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
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
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
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

于李

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天子亦既囚偃公孫
 言臨苗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
 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泚誅偃無以塞天下之
 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
 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
 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苗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
 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
 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
 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
 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
 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

齊悼惠王劉肥

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
 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
 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是為戴王戴
 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
四年六十七矣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悼
蓋褚先生次之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
 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
 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
 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
 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
 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

史五十二

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正義曰安都故城在濰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志為濟北王。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勃音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

齊悼惠王劉肥

表云菑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指少孫次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指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若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

正義曰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

王子以白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

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

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

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

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

樹屏自疆

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

呂后肆怒

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

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

齊悼惠王劉肥

功大策長

東牟受賞

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

雄渠辟光

齊雖七國

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以文無

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

也

○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

主吏掾

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高祖為布

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高祖為亭長常

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

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

送錢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

郡

○索隱

使

蕭相國

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事第一索隱曰謂課秦御史欲
 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
 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
 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
 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
 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
 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

項王

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漢王數失
 軍道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
 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
 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
 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
 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
 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鄴侯文穎曰音贊黃曰今南陽鄴
 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
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
 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鄴今皆作鄴所由
 也○索隱曰贊云今南陽鄴縣領氏云南陽郡各地
 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

明者注通卷三言云發縱指解
把而放之指不以手指承之今俗
言放狗縱子用及留諸字乃為發
縱隨之縱非之言本曾不為縱字
自有連縱之狗不待人發之深氏
誤誤曰凡在中海而沿河堤得漢
北海淳于長星君碑其詞有曰
拓縱先軌之北軍中老第伊奇
又云微縱顯文司隸校尉曹峻
碑云此縱約產又因令趙君碑曰
美其縱外黃令高唐碑云美
子此縱蕭何傳發縱指承類
傳注云書本皆不為縱字讀
者乃為縱隨之縱非之據此較
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類氏之
注殆未然也

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索隱曰：撓，屈也。音文。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

蕭相國

逃身師言曰：避身走出也。

胡三省曰：君若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指武備也。秦法群臣上殿不得持寸之兵，軍曰麻，曰麻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蒙蔽之令賜蕭何劍，殿上殿之朝不趨，殊禮也。

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定諸侯有功。

蕭何第一

通鑑十二漢高帝九年是歲更
以丞相何為相國胡注自丞相
連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
此傳為十年而通鑑為九年

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文孫但坐與
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
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
封何二千戶以帝嘗錄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
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
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
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
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
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
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

蕭相國世家

為召平作
來可

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
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
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
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
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
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
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正義曰貫音世又
食夜反賤也下天
反得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
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
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
人田宅以為己利

為召平作

漢書曰古曰高木未祥之言
怨人曰之不收膏米稅之正義
作多空地棄言上林苑中
多空地虛并不知令民得入
田之其意未嘗留苑中以名
禽獸之食

故云乃利人也所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
以令相國自謝之
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索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上大怒曰
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
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何
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
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
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
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
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

蕭相國世家

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常昭曰高帝
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又徒
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
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
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
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
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
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
門道北百步○正義曰居地志云蕭謚為文終侯徐廣
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

通鑑文終侯蕭何何胡注
謚法有始有卒曰終
曰克成令名曰終

巨表蕭何以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
客初起從也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
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為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獸發蹤

其功實最

蕭相國世家

政稱畫一

居乃泝秦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相國 本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

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秦時為沛

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

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攻秦

監公軍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四川監名平則平是

名公為相尊之稱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

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豐反為

魏索隱曰時雍齒守豐為魏反沛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正義

曰音軍礪東破之取礪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

礪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礪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

於狐父是吳與梁相距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

父亭在宋州礪山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

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

運又如字善置置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

州下邑縣東北漢祁城縣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

言取礪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

理志下邑城今礪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古虞國商均所

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

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劉及亢父索隱曰地理

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故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

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擊章邯軍陷陳追至

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南救雍

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

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礪郡長

將礪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

成君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

時屬屬礪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

成武縣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

○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復攻之杠里大破之

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圍趙賁開封城

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中○索隱曰

義曰司馬彪郡國志云曲中有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

曹參世家

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擊章邯軍陷陳追至

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南救雍

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

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礪郡長

將礪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

成君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

時屬屬礪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

成武縣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

○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復攻之杠里大破之

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圍趙賁開封城

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中○索隱曰

義曰司馬彪郡國志云曲中有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

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溥曰

呂氏春秋得五貪者位執珪古爵名

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下輟轅

緹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緹氏二縣屬河南輟轅道名

故關在洛州緹氏縣東南十三州志云輟轅道凡十二由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

州洛陽縣東北云平陰故津在洛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

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南陽城在南陽應劭云在

郡從西攻武關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

秦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

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

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遷

曹參世家

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索隱曰地理志二

皮其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雍黎索

音貽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黎音貽正義曰黎作黎

南二十里擊章平軍於好時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擊二秦軍壤東及高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

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

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渭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二十日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立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

故城在雍州正義曰即蒲津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關也在臨晉縣

始平縣東南故言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渡圍津

今在同州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

馬津有常鄉常津城圍與幸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

枯地志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

有韋城云白馬縣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

二縣徐州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

皆漢將索隱曰在黃澤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

天邑地理志云柱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疆瑣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管城縣東北因至滎

書參世家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

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

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

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鄆東徐廣曰鄆縣在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

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

○正義曰

○正義曰

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
平原菑廬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潞陰
平原菑廬三縣屬平原潞音吐谷反○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故
菑廬在德州安德縣西北盧縣今濟州理縣已而從
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
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
七十餘縣則上假密非
高密亦是齊地今關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
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
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
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
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
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

曹參世家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
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
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
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
隱曰地理志黥竹邑相蕭四縣屬沛留今屬彭城則漢初
亦屬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接離縣城漢竹邑
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
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
縣也古蕭故國城也故留城在徐
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
義曰楚
之卿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
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
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
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
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
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
所容寬久且為亂素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
法而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
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曹參世家

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
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
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
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
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
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
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
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參子窋索隱曰窋
與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
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
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

年以爲我乃謂密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
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
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東帝語密無得言我
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己意
也密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荅密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
與密胡治乎如海曰猶言用密爲治○索隱
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爲治密也乃者我使
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
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
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
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

曹參世家

密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艱若畫一徐廣曰艱音
古項反一音

較○索隱曰漢書艱作謹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
畫一也講一作艱小類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密高
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
爲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
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東侯
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
侯子宗代侯征和三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司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為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以各張良載列傳

史記五十五

留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張良者其先韓

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

並以其為韓公族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

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郊縣東韓

里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祖父開地名

平相索隱曰韓系家及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

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良嘗學禮淮

陽正義曰陳州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

時東夷穢君隆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得力之若地志云穢國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麥曰狙伺候也狙七頭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誤中副車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按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

張良世家

私云
孺子者幼雅之稱

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歐烏后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彊忍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石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

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嶺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秩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

侯齊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

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

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厯將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

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近也故遂從之不去

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

張良世家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

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說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

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

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亮良說曰秦兵尚

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

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

曰謂卒將離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

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

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

曰吾欲有天下曾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

王重寶鐘鼓入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

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良曰夫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

資籍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願

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

良

張良世家

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

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

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鯁

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贊按楚漢春秋鯁生本

姓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

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實婚

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

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

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南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負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埋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倚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泐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涇皆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主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

張良世家

以得九江王布楚島將臣師古曰鳥謂最勇健也

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

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
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
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
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
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祀者度
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
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

張良世家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
門商容紂時賢人韓詩外傳曰

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伏於太
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釋

箕子之拘

徐廣曰釋一作
式拘一作囚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

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

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
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

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
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

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

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二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

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

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

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

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

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

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

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

鄼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

張良世家

漢

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

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

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

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

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道常昭曰

道關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
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
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忍又
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
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
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
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
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
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

張良世家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
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
有城臯西有穀颺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
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
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函三穀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函谷
關在陝州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沃野千里南
桃林縣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
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比
州之比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
之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

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即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

張良世家

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申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備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軻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

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上雖病彊載輜車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

張良世家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馬

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九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

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

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

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

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

綺里李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如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
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
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矰七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
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也
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
尚安所施
歌數闋索隱曰闋曲尤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嗾啼流涕上起

張良世家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
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
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
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
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二寸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廣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

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

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

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

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

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

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立

張良世家

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梧蕭該至見其圖

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

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留

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

一朝歸漢

橫陽既立

固陵靜亂

赤松願遊

志懷憤惋

進履宜假

申徒作扞

人稱三傑

白駒難絆

五代相韓

運籌神筭

灞上扶危

辯推八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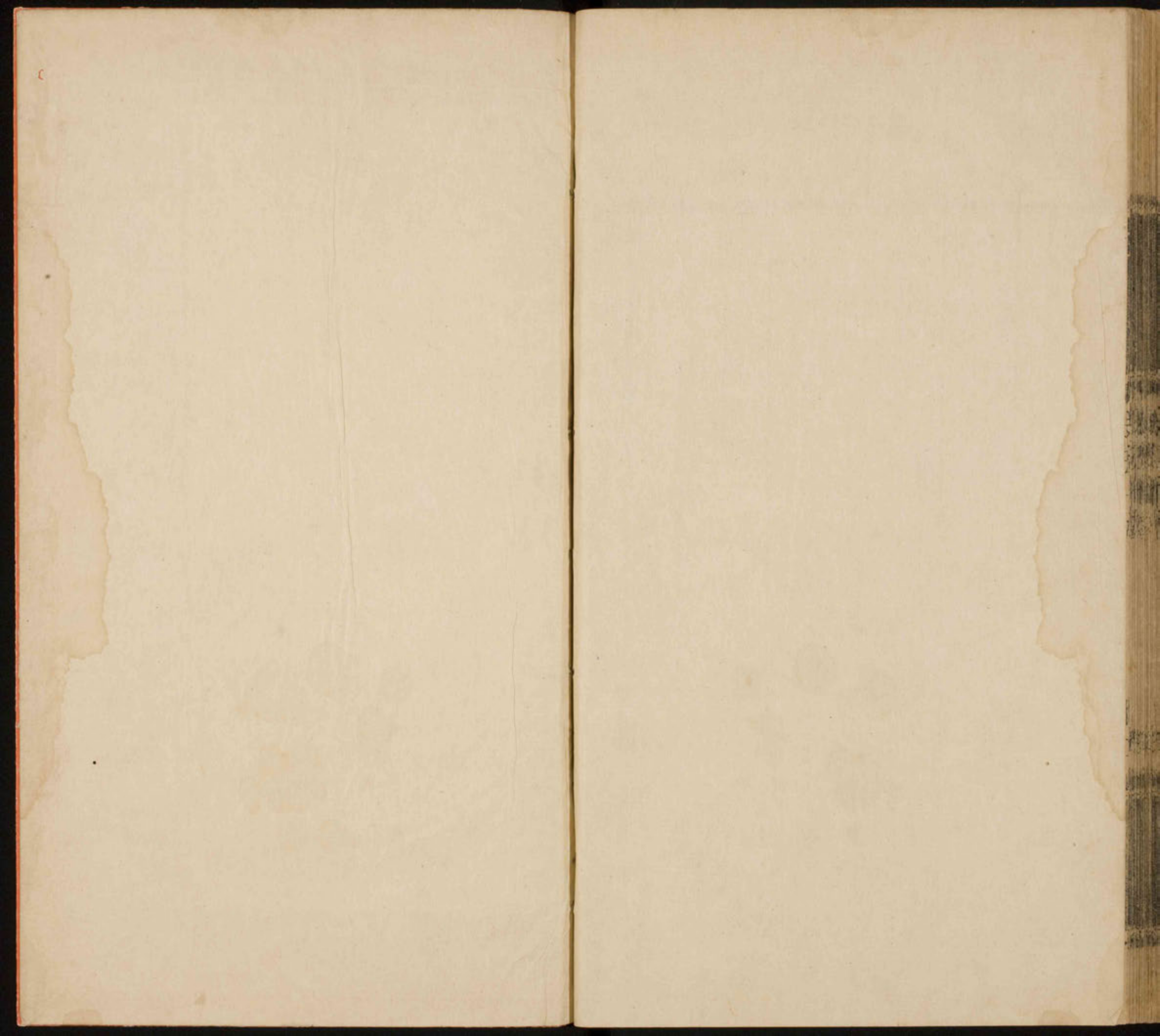
嗟彼雄略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張良世家



110x
557
34